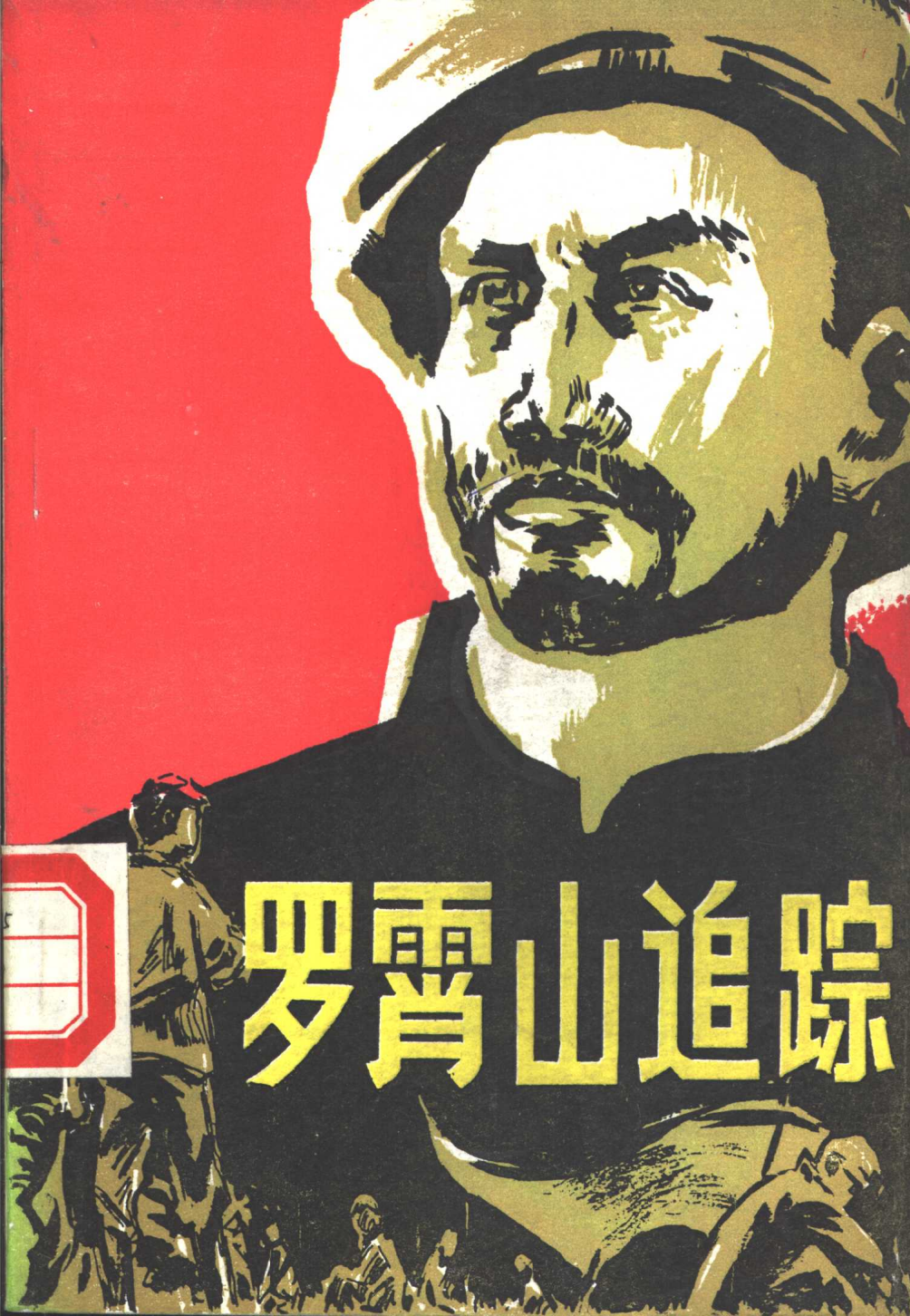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罗霄山追踪

# 罗 霄 山 追 踪

金 振 林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部中篇小说，写的是一九四九年湖南解放后，在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，国民党反动派纠集残余匪徒，成立反共救国军，企图与我顽抗到底。为了把敌人一网打尽，我公安人员委派老赤卫队员、老猎人钟永太，化装成鸡鸭贩子，打入敌巢，与匪首华南虎、矮脚虎一伙，斗智斗勇，大显身手。由于他机智、勇敢、顽强，又在流浪少年牛伢子和公安人员的配合下，终于把以工农商行为据点的反共救国军全部消灭，并活捉了匪首华南虎。小说情节曲折生动，人物形象鲜明，语言流畅，适合少年儿童阅读。这次再版时，本书收入《烽火岁月》丛书。

## 罗 霄 山 追 踪

金 振 林

\*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双阳县印刷厂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.875印张 77,000字

1983年7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44,020—49,317册

统一书号：10277·45 定价：0.65元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“我就是飞老鼠”……………( 1 )     |
| 第二章 | 凉亭遇险，牛伢子脱身……………( 23 )  |
| 第三章 | 工农商行的秘密……………( 39 )     |
| 第四章 | 闯进去看看……………( 55 )       |
| 第五章 | 当了华南虎的“交通员”……………( 70 ) |
| 第六章 | 解放啦，要报仇……………( 79 )     |
| 第七章 | 虎口里掏胆……………( 101 )      |
| 第八章 | 到处是天罗地网……………( 116 )    |
| 第九章 | 长沙城内接线……………( 129 )     |
| 第十章 | 恶虎藏在罗霄山……………( 140 )    |

## 第一章 “我就是飞老鼠”

有人说，罗霄山脉象一个巨人，它一手抓着湖南，一手抓着江西，力大无比；有人说，罗霄山脉象起飞的雄鹰，两侧绵延起伏的山岭，就是雄鹰的双翅。

罗霄山脉中段有座雄伟的高山，叫井冈山。一九二七年九月，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，从此它闻名全国。如今，人们往往只知道井冈山而不大晓得罗霄山脉。

这个惊险曲折的侦察故事，就发生在罗霄山脉的西麓。

一九四九年，百万雄师过了长江，蒋家王朝已经摇摇欲坠。然而，自古以来山高皇帝远的罗霄山，却仍旧是与世隔绝的孤岛。这里，听不到炮声，也听不到枪响，被原始森林覆盖着的崇山峻岭，死一样的寂静。

那是七月下旬的一个黄昏，夕阳的金辉把绿色的林海染成金黄一片。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，在铺满枯枝败叶的软绵绵的草地上，留下一个个银元大的光

斑，仿佛是一面面明亮照人的小圆镜子。微风吹来，这些“小镜子”便在地下轻轻地移动着，变幻着形状，好似月光下湖面上的波纹。每天傍晚，老猎人钟永太喜欢踩着可爱的“小圆镜”，沿着松软的林间小路回家。

你看他，虎背熊腰，身穿青布衣，脚上穿一双布草鞋，左肩挎着一杆长筒鸟铳，右肩扛着一只百把斤重的刚刚被打死的野山牛。他边走边想：这只野牛要是挑到县城去卖，准保可以换回一两担稻谷，一家四口又可以糊上个把月的口。可是，去县城的大路早就不通了，只好自己在家腌腊牛肉了。他后悔今天没能逮到华南虎。他放在林中的名叫“鬼扯腿”的吊弓，只吊住那只华南虎的几个脚爪子。竟叫它挣扎着逃跑了。唉，要是吊上华南虎，少说可以过上一年半载的好日子喽！

“嚓嚓，嚓嚓！”，突然，远处传来奇怪的响声，打断了他的沉思，在荒山野林里显得有些恐怖。开始，他以为是自己双脚踩在烂树叶上的回声，便停下步，仔细听，不对，声音仍然从远处向身边传来。他望了望，远近没见到野猪或是山牛、山羊的影子，而“嚓嚓嚓嚓”的声音却越来越清晰。钟永太想：一定是那只被

轧去爪子的华南虎掉过头，找他报仇来了。可是，再听听脚步声，似乎又不象老虎，会不会是人呢？在这深山密林里，除了他和几个逃避抓壮丁在山里安家的穷苦人，谁敢闯进来送死？来人不给老虎吃了，也会迷失方向，在原始森林里渴死饿死啊！

“嚓嚓嚓”，脚步声越来越近了。

钟永太卸下搭在右肩上的野牛，在一人高的茅草丛中藏好，端起鸟铳，躲在一棵两人围不住的高大红松背后，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，盯视着有脚步声响的山间小径。

突然，从树林和草丛里钻出两个人来，一前一后，边走边警惕地四处张望。前边的是个小个子，书生模样；后边的是大个子，商人模样。二人都穿着便装，每个人手上都拄着一根杉木拐棍，小个子书生还用棍子横扫着挡住脚步的茅草和荆棘。天将晚了，钟永太从他们的神色看出，这二人有些焦急。

钟永太是个不怕鬼、不怕邪、不怕野兽的硬汉子，心想，这两个便衣即使是土匪，我也对付得了。当大个子、小个子从他身边走过时，他干咳了一声：“嘿，嘿！”

大个子和小个子突然听见人声，有些紧张。他俩

横过身子对着钟永太，右手不约而同地插进衣襟。他们看见站在面前的是个头扎白毛巾、身背鸟铳的四十多岁的汉子，从那脸上横横直直的皱纹，明亮的眼睛，安详的神态，断定是个道道地地的山里猎民。于是，二人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，不约而同地从衣襟里抽出了右手。

“老乡，请问你，到千丈岩怎么走啊？”小个子书生很客气地探问。

钟永太在二人脸上搜索着，没有回答。

“老乡，我们到千丈岩去找个人，是从这边过去么？”大个子商人模样的人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，满面笑容地又问了一声。

钟永太还在审视他俩，只轻轻地摇摇头，没有吭声。

书生终于忍不住了，大声说：“我们是做杉木条生意的，刚才听见鸟铳响，知道山里有人。”

商人紧接着说：“我们要找个老朋友，他叫钟玉山。”

钟永太听到“钟玉山”三个字，突然一怔。可是，马上又镇静下来，避开二人的目光。

“老乡，你认识钟玉山吗？”书生急不可待地问。

钟永太连忙摇头说：“不晓得，不晓得，罗霄山脉横竖几百里，谁晓得那个钟玉山啰。”

大个子从袋里掏出一包烟，先给钟永太敬了一根儿，老钟也大大方方地接了，看看纸烟的牌号，知道不是国民党那伙土匪常抽的烟，心里坦然了一点点。

暮色渐渐降临，落日已经坠入西边的苍山林海之中。罗霄山里特有的相思鸟、以及漂亮的红肚野雉、斑鸠、黄鹂，在天气渐渐凉爽的傍黑时分，此起彼伏地啁啾着。山风轻轻吹来，身上的汗气吹散了，使人觉得十分舒坦。

钟永太在山里打猎，有时十天半月也碰不到一个人，听到的都是鸟言兽语，看到的是一群群跟他调皮捣蛋，掷野果子的野猴子。猴子晓得钟永太是个好心的猎人，决不会伤害它们这些可爱的小生命的。今天，偶然碰到两个陌生人，钟永太心里既高兴，又迷惑不解：他们为什么要找钟玉山？这二人是干什么的？不过，看样子不象是土匪，……嘿，想那么多干啥，先将他俩引到家中再说吧。

钟永太拨开草丛，拖出死野牛，那二人抢着要替他扛，他也没拒绝。但是，他还留有戒心，不往前边走，而是跟在那陌生人的后头，悄悄地往鸟銃里上好

了铁沙子。

“这罗霄山有个老猎人，叫钟玉山，今年大概四十来岁了，你听说过吗？”大个子边走边问。

“年纪跟你差不多哩！”小个子书生回过头瞥了老钟一眼。“我们交个朋友吧。”

钟永太说：“我是打猎兼做杉木条生意的，听说钟玉山已经死了，他的哥哥我倒认识。”

“那就请你带我们去见他哥哥，好吗？”书生说。

老钟不吭不哈地闷着头往前走，大约走了里把山路，他指着一幢藏在绿树丛中的小木屋说：“天快黑了，先到我家里坐坐吧。”

那二人点了点头。

钟永太的老伴打开柴门，将三人迎进了屋，泡上两碗罗霄山的青茶，忙着到灶门前生火煮饭。

钟永太指指两位客人对老伴说：“这两个客人是做杉木生意的，今天住在我屋里，你炒点好菜，我陪他们喝几杯米酒。”他对老伴使了个眼色，“先烧一大锅水，给客人洗洗澡。”老伴是个聪敏人，一看钟永太的眼色，心里就明白了。

水烧开了，屋里屋外热气腾腾，弥漫着松脂的清香。

钟永太提了一桶热水，招呼大个子去洗澡。大个子看着这个水桶十分古怪。钟永太笑道：“在罗霄山的原始森林里，楠竹长得脸盆粗，你放倒一根，锯成一节一节的，穿上耳环，就是水桶了。”

大个子提着水桶走进屋后，这是用几块木板钉成的简易洗澡间。这个洗澡间没有顶，四面通风，外面可以看到里边洗澡人的头部。这山里人，一年难得洗几个澡，加上很少有外人来，所以洗澡间十分简陋。洗澡时也没有人去偷看的。今天，钟永太倒要打破常规，躲在屋角看大个子洗澡了。他吩咐老伴（其实也只是四十岁的中年妇女）守着正在内屋里喝茶吃炒红薯片的小个子书生。

钟永太看着大个子脱去外衣，发现他贴身的宽皮带上扣着一支巴掌大的小手枪，立即紧张起来。他手里握着一把砍柴刀藏在身后，右手提着一桶热水，走近说：“老乡，再给你点热水，痛快洗一洗吧！”当大个子解下皮带挂在木板上的当儿，他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就要抢皮带和手枪，挥着砍柴刀，大声吆喝道：“老实说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正待脱去短裤洗澡的大个子，早就防着这一手了，他握住手枪，转身喝道：“你再走一步，我就开

枪。”

钟永太见大个子不是好惹的，口气稍微和缓一下说：“你是做生意的，为什么带着枪？”

大个子反而笑起来：“罗霄山里土匪多，老虎、豹子吃人，不随身带点防卫武器，不是上山送死来了吗？”

这一笑，使将爆炸的空气，得到缓和。这时，钟永太的老伴和书生一起笑着赶来，老伴夺下老钟的砍柴刀，嗔怪地说：

“别误会了，是自己人。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：谁是自家人？”钟永太瞪了老伴一眼，愤愤地说。

书生笑着对钟永太说：“你不认识钟玉山，总记得有个叫周立的人吧？还有个外号飞老鼠的……。”

“周立，钟玉山，飞老鼠……”钟永太喃喃自语着。

大个子接着说：“我们是周立派来找钟玉山的，已经在大山里转了半个月了。”

书生看钟永太还将信将疑，便从袋子里掏出周立亲笔写的几个字：

“钟玉山同志：

革命终于胜利了，特派叶、朱二位同志前来跟你联系。

周立 一九四九年七月”

钟永太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，然而，周立那龙飞凤舞的笔迹他是很熟悉的，他把字条紧紧地捏在手心里，眼里渗出激动的泪花，沉默了片刻，终于忍不住问：“老周在哪里？”

书生笑道：“周立同志是省里军管会的负责人，现在长沙，长沙已经解放啦！”

钟永太听不懂“军管会”“解放”之类的新名词，他只问老周还好不好？那二人一迭声地讲，老周很好，一直惦念着老战友钟玉山。要进军罗霄山，一定要找到钟玉山。

老伴几次要开口，钟永太都示意她不要多嘴。等大个子、小个子洗完澡，饭菜也摆好了。热气腾腾的香菇嫩野牛肉和红辣椒炒麂子肉，加上喷香的大米饭，哪个闻了都要流口水。

钟永太和两位客人围着小方桌，边喝米酒边谈心。大个子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姓朱。”他指指小个子：“他姓叶，是公安局的侦察股长。”书生笑笑，指着大个子说：“他是侦察排的朱排长。我们的任务是寻找罗霄山

的‘山里通’钟玉山，他的外号叫飞老鼠。”

三杯米酒下肚，钟永太满面通红，他为了表示山里人的好客，又吩咐老伴：“再煮一碗花椒鱼来！”

经过再三探问，钟永太深信二位来客不是坏人，这才说：“不瞞二位，我就是飞老鼠。”

“啊呀，你就是飞老鼠？！钟玉山同志，找得我们好苦啊！”

叶、朱二人紧紧地握着钟永太那长满老茧的手。

钟永太眼里湿润了：“还是民国十六年的事。”

书生叶股长纠正说：“现在不兴叫民国啦，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快完蛋啰，如今叫公元一九四九年。”

钟永太还是改不过口，继续说：“民国十六年，乡里兴农民协会时，我化名叫钟玉山。二十二年来，没人再提起这个名字，钟玉山就象死了一样……。”钟永太陷入了兴奋而痛苦的沉思中。

米大叶股长和朱排长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对过去的事很好奇，便追根问底地打探着：“二十多年前，你就认识周立同志了吧？”

钟永太感慨地说：“我父亲钟平当时是县委书记，周立是后勤部长。我父亲牺牲了，可惜没看到胜利！周立还健在，见了我不晓得还认不认得呢？”钟永太

瞅着暗红的松明火把一闪一闪，心潮起伏着。

“周政委记着你呢，这不，长沙一解放，就派我们来找你。现在，解放军已经打进县城的西门了，不几天零县也要解放了。”叶股长兴致勃勃地述说着，夹着许多钟永太听不太懂的新名词。

“解放军是谁？”钟永太的老伴好奇地问。

“就是过去的红军啊！”大个子朱排长解释说。

钟永太如梦初醒地说：“嗯，原来是毛委员打回来了，红军打回来啦！”他激动得两手有些发抖，“瞧，我成年累月呆在深山老林里和野兽作伴，世上的事都不清楚呢，二位可别见怪呀！”说罢，他爽朗地笑笑，一口喝完一杯米酒。

朱排长也笑眯了眼睛，对钟永太说：“现在零县又是人民的天下啦，我们是专门来请你到县里去办大事的呢！”

“什么大事？”钟永太惊奇地问，自愧地说，“我是个一字不识的大老粗，还能办什么大事情？”

“这个么，暂时还是个秘密。五天以后，你到县城去一趟，夜里进城，不要让人看见，在城西大桥脚下，有人接你，信号是：电筒三长两短地闪亮，记清了吗？”当天夜里，三人一直谈到东方发白，雄鸡啼唱

吋，才舍得闭一下眼睛。

五天，变得这样漫长！五天内，钟永太用“鬼扯腿”吊了两只活麂子，装在笼子里，他到县城去以后，要托人送给他的老朋友周立。他又自问自：老周神乎其神地要我到县城去，干什么呢？

第五天，才鸡叫三遍，钟永太就喊醒老伴，生火做饭，好吃饱喝足了早点上路。钟永太住的千丈岩，离县城有三十多里山路，中间还要翻过三座大山，涉过五条清溪。当他走到大山雷公坳的时候，这个在深山混了四十年的老猎人也犯了愁：原来，这里坡太陡，山羊都站不住脚。记得有一年，零县挨户团到罗霄山来抢劫，把山里人家养的三十条生猪，往县城赶着，走到雷公坳，进又进不得，退又退不得，只好硬着头皮往下坡赶。那些生猪一看这么陡的山崖，便嚎叫着东奔西突，团丁在那儿折腾了半天，结果；三十头生猪全被赶下雷公坳，没有一头是活的，团丁只好派差抓伕，好不容易将三十头死猪抬到县城，大吃了一顿死猪肉。

眼下，钟永太也遇到难题：不是他本人下不了坳，而是这一对笼子里的活麂子，挑着不好走，放开又会跑掉。幸亏他是猎手，办法多。麂子不大，他就脱下

长裤筒，扎紧裤脚口，一只裤筒里塞一只麂子，再往肩上一挎，从山上梭滑梯一般，连滚带滑地下了山。

天黑时分，钟永太来到县城西边的大木桥下。这时，县城已经解放，可是城关附近还时有几声冷枪声，不知是国民党残匪在顽抗，还是缴了枪的民兵在试枪。从罗霄山里流出来的清澈的溪水，在钟永太脚下流过，他用手当瓢，甜甜地喝了个够，接着，将缠在腰上的罗布澡帕解下，痛痛快快地抹了个澡，还让两只活泼泼的麂子伸着嘴在河里喝了个痛快。然后，他便在一块被河水冲得精光溜圆的石头上坐下，仔细察看四方。

街上的灯火，本来就稀稀落落的，加上解放军刚进城，郊外还有枪声，人们也是太阳落山就关门睡觉。过不多久，街上的灯光就更稀少了。突然，从桥头那边朝钟永太射过来一道电筒的白光：一长——一短——一长——一短——一长——反复了几次。

钟永太知道接他的人来了，心里喜滋滋的，朝亮电筒的方向走去。

那里有两个人在接他，只是不吭一声，领着他进了街里一间大院。这个院子过去是国民党的县党部，墙壁上一个个洞眼，是曾经巷战过的遗迹。